

现在是农历五月初，每年这个时候，黄梅天、端午节和夏至总是接踵而至。此时树木葱茏，青草池塘。一种原本默默无闻的动物，开始用它们的鸣叫吸引人们的注意：

青草池塘处处蛙

词客
宋 赵师秀
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
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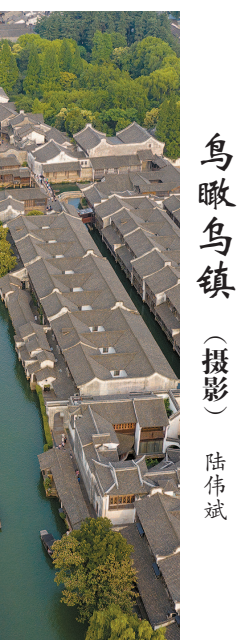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动物，就是青蛙。早春时节，你也许会在池塘里看到成团的小卵。后来，它们渐渐萌动，变成了一簇簇摇着尾巴的小蝌蚪，小孩子们拿着网兜，在池塘里捞呀捞呀。不过，需要提醒小朋友们的是，青蛙的蝌蚪将来会变成青蛙，而灰色的蝌蚪将来会变成癞蛤蟆。再后来，小蝌蚪长出了后腿，长出了前腿，消失了尾巴……这就是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的故事。一种生物从幼体到成体，居然有这么多环节的“变态”，你真得叹服大自然的奇妙。

我们所说的“青蛙”，俗名“田鸡”，学名“黑斑蛙”。这几个名字结合起来，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青蛙的样子：身体背面黄绿、深绿、酱褐与灰棕色杂糅，带有黑斑，好像披了一身迷彩。事实上，这种颜色确实起着迷彩的作用，是青蛙的保护色，因为它们大多生活在水田或者青

草池塘的环境里。青蛙是两栖动物，在中国各地，它的近亲还有虎纹蛙、金线蛙等。

我们回过头来讲《约客》这首诗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，在江南一带，当梅子开始变黄成熟的时候，就是梅雨天到来的时候。天气变得湿热，天地之间，永远氤氲着饱满的水汽。没日没夜的雨水，让池塘里的水仿佛要溢出来。绿草如茵，细碎的浮萍铺满池塘，水边的菖蒲开出黄色、红色、紫色的花朵，娇艳欲滴。小青蛙露出尖尖的角，开始有小蜻蜓莅临。一个小池塘，就是一个小世界。青蛙，是这个大世界的重要角色，它们没日没夜，此起彼伏地鸣叫：“呱呱呱”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

梅雨天，该干点什么呢？出门旅行是不合适的。古代的文人们，写信邀约朋友来家里喝酒、下棋。但是不知什么缘故，答应好要过来的朋友，到了半夜也没来。没来怎么办？自己跟自己下，左右手互搏。闲敲棋子到半夜，看似闲适，会不会心里有些不爽呢？不知道。灯花哔哔啵啵，细雨沙沙地下，与蛙声遥相呼应，能否安慰一颗寂寥的心？年年岁岁，青蛙的“表演”都是从暮春和夏日开始。它们总能把诗人的诗作变成有声读物：



鸟瞰乌镇 (摄影)

陆伟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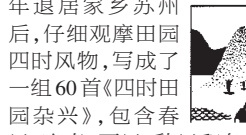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高考放榜季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我有个同学的孩子就是本届高考考生，考前孩子根据自己喜欢的专业列了几所学校，说考得好就上哪所，考不好又能上哪所。同学很欣慰，一是孩子有自己喜欢的专业，二是孩子选的学校都在上海，她觉得上哪所无所谓，只要在身边就好。我还曾刷到过一视频，有位送考家长说，高考只是个节点、只是场经历，孩子能享受过程就好。我不禁感慨，家长们越来越看轻看淡高考的结果，心态真好。

我是个没有名校情结的人，大抵因为我高考超常发挥，顺顺当当进入了心仪的学校，读了喜欢的专业。可名校就如女神，真的娶到后假以时日，“白月光”就成了“白米饭”。上了名校又如何？人到中年方懂什么叫均值回归，环顾周围，名校生们过的日子也是普普通通，星巴克里坐着的失业中年人里还不至于名校生呢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，我当然不是在鼓吹学历贬值论，而是觉得，持续学习，终身成长对一个人的意义远高于纸面文凭。

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一路顺遂，但若高考不顺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我有个亲戚的孩子，当年高考因为在小店买的2B铅笔质量不过关，涂的答题卡机器没读出来，结果拿到成绩蒙圈了，就本科线的一半分数！孩子不想复读，于是远赴新西兰留学，前几年回国创业，在人

晚春田园杂兴(其四)
宋 范成大
漠漠水田飞白鹭，
阴阴夏木啭黄鹂。
衣沾不足惜，
但使愿无违。

范成大，是南宋诗人



就写到了初夏的蛙鸣：
幽居初夏
宋 陆游
湖山胜处放翁家，
槐柳阴中野径斜。
水满有时观下鹭，
草深无处不鸣蛙。
箬龙已过头番笋，
木笔犹开第一花。
叹息老来交旧尽，

谁来谁共午瓯茶。
江南，初夏，绍兴，此地有鉴湖水、会稽山。曲曲折折的乡间道路走到尽头，只见大槐树荫下几间茅草房，这就是陆放翁的家。你可以看见白鹭在镜面一般的水田里踱步，忽而静坐下来好像在照镜子；你可以听见青蛙在草丛中鸣叫，它们好像在开一场草地音乐节。春天的笋子，到夏日已经变成了

尘埃并未落定

北 北
来时意气风发，不禁感叹，上帝真是给他关上了一扇门，打开了一扇窗。
回望高考，真心觉得：成又如何，败又如何？现在的家长比从前有了更多选择权，一是可以去报考一些高校的中外合作专业，这些录取分相对低；二是可以用并不理想的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国外高校。留学国家选择颇多，丰俭由人。高考不再是独木桥，四通八达。
一路陪伴孩子，我的教育观念一路变化。我也曾比较“功利”，比如孩子刚上初中时报兴趣班，他明明喜欢手工课，但我劝他报桥牌课，因为桥牌是他们学校的强项，每年组队参加各种比赛能获奖。他上了一个学期后感觉对桥牌爱不起来，自己改成了木工课。有天放学，他欢欢喜喜地把木工作品带回家，我看到后就知道自己错了，为什么不让孩子选自己所爱呢？喜欢的东西学起来不累，热爱才能坚持。他以后上哪所大学并不重要，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专业更为重要，也有可能他到报考时还不明确想学什么，那么能长成一个“有数”的人也不错，对自己有数、对财富有数、对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数。



边看边聊

希望此刻的你，无论接到孩子怎样的高考成绩单，都欣然、都释然，因为尘埃并未落定。

生的第三个本命年，手握两家上市公司。过年亲戚聚会，我看着他从那辆300多万元的豪车上下

来时意气风发，不禁感叹，上帝真是给他关上了一扇门，打开了一扇窗。
回望高考，真心觉得：成又如何，败又如何？现在的家长比从前有了更多选择权，一是可以去报考一些高校的中外合作专业，这些录取分相对低；二是可以用并不理想的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国外高校。留学国家选择颇多，丰俭由人。高考不再是独木桥，四通八达。
一路陪伴孩子，我的教育观念一路变化。我也曾比较“功利”，比如孩子刚上初中时报兴趣班，他明明喜欢手工课，但我劝他报桥牌课，因为桥牌是他们学校的强项，每年组队参加各种比赛能获奖。他上了一个学期后感觉对桥牌爱不起来，自己改成了木工课。有天放学，他欢欢喜喜地把木工作品带回家，我看到后就知道自己错了，为什么不让孩子选自己所爱呢？喜欢的东西学起来不累，热爱才能坚持。他以后上哪所大学并不重要，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专业更为重要，也有可能他到报考时还不明确想学什么，那么能长成一个“有数”的人也不错，对自己有数、对财富有数、对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数。

希望此刻的你，无论接到孩子怎样的高考成绩单，都欣然、都释然，因为尘埃并未落定。

一片青翠竹林；晚开的木笔(辛夷，红玉兰)，刚刚绽放第一枝。
一个饱满的午觉醒来，放翁有些恍惚。炉上的茶早已煮好，谁来与我共饮？陆游曾在闽地建安当过茶官，自是懂茶之人。而往日那些跟我一起喝茶聊天的大伙伙们，对，就是范成大他们，他们去哪儿了呢？他们就像竹林里掉落的花瓣吧。陆游长寿，活到八十多岁，晚年时同龄人大多凋零。哎哎，老人们的寂寞，少年人不懂。耳畔蛙鸣不断，就像顽童的聒噪，反倒营造着幽居初夏的活泼。

事实上，从暮春到初秋，青蛙的鸣叫都是时令的奏鸣曲。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，它们依然能听到此起彼伏的蛙鸣：
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
宋 辛弃疾
明月别枝惊鹊，
清风半夜鸣蝉。
稻花香里说丰年，
听取蛙声一片。
七八个星天外，
两三点雨山前。
旧时茅店社林边，
路转溪桥忽见。

吾手写吾思，我是生活的临摹者，身边的点点滴滴喜欢信手录下，属于生活采蜜者。再加些怪异的思考，企图避免人云亦云。又因为个性开朗，字里行间充满浓郁而独特的自我表现方式：夸张、比喻、幽默，就好比一碗面，浇头与众不同，自然让食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再加上我的经历略为杂乱，二十多年来，既做生意、觅衣食以求自立，又替报纸写专栏。生意中，既有雅的教育、善的养老、俗的茶馆，最近又在避暑养肺的神农架开设提供“微服务”的自在型、长住式民宿。选用《智取威虎山》的一句台词：“又做买卖又当兵，您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处说起。影射到文章内容，内容不免乱哄哄。

杂乱的生活经历与偷窥无涯的阅读范畴，交集构成了我的阅历，兑现出的一篇文章，上海话：八搭！也好，百货对百客，选用一句广告语：必有一款适合你。总有几篇与你生活相关，同样经历，可能与你想法、切入点不同，说明了我你之间的差异，说明我有些“拧”，最好让你会心一笑。
我从2000年开始在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的版面上写个人专栏，名称：五颜六色。一看就知道“杂”，写美食、写美女、写美景、写草根的生存状态、写上海史的风俗碎片，一看就知道写手是一只食性很杂的麻雀，上海方言：黑白通吃，且重口味，在“装逼客”眼里，趣味不高，但很有趣，我只求平头百姓喜欢。

我的文章触景生情，不免胡思乱想、随之胡乱涂鸦，有些信手拈来，有些野豁豁，难免豁边，从“形散神不散”变为“神散形不散”，汪洋然、漫无际涯。常常有朋友替我担心，你的肚里存货总是要写完，为我捏把汗，不知不觉写了二十多年，大概属于专栏里的“龟虽寿”，不死的德国小强，至今犹犹未尽，斗志昂扬，因为生活在变，而且是巨变，可以“感慨系之焉”的事越来越多，只要心态不老、为人不装、处世不冷漠，永远与俗世界混在一起，混同一个老百姓，我坚信：文章既不会干瘪、内容亦不会枯竭，这是我的写作心得，乡人献曝，相视一哂！

随着年龄递增，我的笔下，与老年生活触电的篇幅越来越多，常被老年类报纸杂志转载。最近中福会出版社策划一套孩子送给父母的大字版丛书，有幸被选中，将我曾经的相关稿件编为一册，这是我的荣耀，也是缘分，十年前，我们上师大三位中文系同学在虹口区共同创办一家养老机构，现在在美国旧金山也开设了分院，在新静安的一些街道受托设立日间照料中心，在行业内小有名气。我只是个投资者，甩手掌柜而已，但近朱者赤，老年人的状态也不知不觉体现在我的文章里，雾，冉冉而起，且，越来越弥漫。

如何让老年人开心呢？但愿这本书里面的幽默笔调让老年读者开怀一笑。现在我也老了，记忆力差，许多书明明刚读过不久，再翻开，仿佛“赤剥辣新”，好像“闻所未闻”，所以老年人买书最划算，读一遍，实现一遍价值，读十遍翻十倍价值。细想，莫不是老年痴呆的前兆？又在寻开心啦，寻自己开心，却能换取老人们读后欣然一笑。

笑一笑，十年少。笑过后，再读，又笑了，我的文章若使老年朋友不断大笑而长寿递增，与荣俱荣，利益共沾，善莫大焉。

如果大笑后忘了为了什么大笑，那么再看一遍，再笑一次，再笑N次，也就增值N次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价值。

让与我妈妈同辈的老人们，在欢笑中优雅老去，我愿意充当彩衣小丑。(本文为作者《上海百搭》一书自序)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辛弃疾都村居在上饶带湖。夏末秋初，辛弃疾夜行黄沙道，所见所闻，是一场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局面。月出惊山鸟，一轮明月好像把枝头的鸦雀惊

醒，它们绕树三匝，发出嘎嘎的怪叫，给宁静的夜增添了一份惊悚的气氛。很快，它们飞跃到枝头，安静下来。清风徐来，暑热散退；稻花飘香，蝉鸣不断。溪水奔出前山，被导入千千万万的灌渠，潺潺流入稻田。稻田的浅水里，小鱼倏忽往来，鳖儿缓缓爬行，石蟹举起大鳌，河虾忽然弹出水面。无垠的夜色下，无数的青蛙，在不知疲倦地大合唱。

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以上介绍的四首诗词，都来自南宋诗人；诗歌发生的场景，都在江南。毕竟，两栖的蛙，喜欢多水的池塘与稻田，喜欢湿热的江南夏日。

引导。陈先生见状，便为我说起了多年前的一则“趣闻”。当年正在新加坡访问的香港特首要到他们店品尝肉骨茶，但晚上9点半才能到，黄亚细拒绝了，因为当时肉骨茶店营业时间为早上6点到下午2点，他不愿意因为某个重要人物而特地延长营业时间。此事让人陡生好奇，但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意更加兴旺了。有趣的是，此后这位特首又约了几次，其中最后一次才如愿(其中一次已预约，因公务冲突而取消)。

邂逅肉骨茶，所见所闻所食，让我浮想联翩。虽然，此“茶”已非彼“茶”，我们从中依稀可见当年华工谋生的艰辛和华人创业的

不易。

不易。

不易。

不易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

夜光杯

狮城新加坡的美食美誉有加，珍宝海鲜舫的黑胡椒蟹、东海岸的生猛海鲜、牛车水的风味小吃……无不色香味鲜形美，而不期而遇的肉骨茶，更是食之齿颊留香，余味缠绵。
今年5月，我到新加坡旅游，受到朋友陈浩强的热情接待。陈先生祖籍是中国汕头，出生在新加坡，今年66岁，妥妥的“移二代”，深谙新加坡风土人情。他不容置疑地说：“到新加坡，不能不吃肉骨茶。”客随主便且美食不可辜负，我既乐意又有了些许期待。

深受东南亚老饕青睐的肉骨茶，虽名曰茶，其实没有丝毫茶叶和茶水，而是猪肋骨(俗称排骨)加香料、药材等

煲煮的汤而已，且有“潮州派”，汤色更浅，味道更淡；还有“福建派”，药香更浓，口味更重。

那天，我们去了醉花林俱乐部内的黄亚细肉骨茶店。正值午饭时间，店门口已排着不短的候餐队伍。约300平方米的店堂，白墙如洗，长桌方凳整齐有序，20余张餐桌座无虚席。店内的右侧是肉骨茶的烹制处，明厨亮灶。两位年轻的师傅煲煮、装盘、送餐、收款、清洁餐桌，快速有序，一如“流水线上的卓别林”。

趁着候餐的间隙，陈先生讲起了肉骨茶的“身世”：“当年华人下南洋，在码头做劳工，码头装卸成包的大米、药材、香料等，偶尔有破包，些许米、药材、香料掉在地上并被视作‘垃

圾’。劳工们则在下班后扫起这些‘垃圾’，带回家熬煮，以后再加猪骨、猪下水等，煮就后，汤色浓浓，药味浅浅，美味滋滋，撒上白胡椒粉，香气四溢，

邂逅肉骨茶

薛全荣
居然成了重体力劳工滋补身体、恢复体力的上乘佳肴。”
那日，我们点了肉骨茶、红烧猪蹄花、烫猪肝、卤汁豆腐、生菜、油条等，还配以一碟酱油，一碟小米椒和小碗白米饭，色香味俱全。吃在嘴里的肋排鲜香顺软，汤汁浓郁，汤汁中淡淡的药味和满满的胡椒味；将油条泡在汤汁中，油条瞬间化

松酥为柔软，裹着汤汁的油条“香味”扑鼻而来，味道“别具一格”，味蕾的满足感陡然而生。我很快喝空了汤，并让师傅再续一碗，且欲罢不能。

就餐中，陈先生介绍了黄亚细肉骨茶店的“前世今生”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年轻的黄亚细跟随父亲在里峇峇利路口卖肉骨茶，卖出了名声。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另立门户自己出来打天下，现有一家总店，三家分店，他们用材讲究，选用印尼进口当天屠宰的猪肋，加上桂皮、八角、蒜头、胡椒等煲煮；火候恰到好处，再以独家秘方。现在，店里天天高朋满座。
餐毕，饮茶小坐。我的目光被店堂墙壁上的大幅照片吸

引。陈先生见状，便为我说起了多年前的一则“趣闻”。当年正在新加坡访问的香港特首要到他们店品尝肉骨茶，但晚上9点半才能到，黄亚细拒绝了，因为当时肉骨茶店营业时间为早上6点到下午2点，他不愿意因为某个重要人物而特地延长营业时间。此事让人陡生好奇，但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意更加兴旺了。有趣的是，此后这位特首又约了几次，其中最后一次才如愿(其中一次已预约，因公务冲突而取消)。

邂逅肉骨茶，所见所闻所食，让我浮想联翩。虽然，此“茶”已非彼“茶”，我们从中依稀可见当年华工谋生的艰辛和华人创业的